



他重修的长沙文昌庙保留至今

何章宝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黄兴北路上，有一条文昌阁街，老街上有一座房子，尖形房顶，红砖黛瓦，外墙有一只清晰的巨大蝙蝠浮雕，漆脱落，略显斑驳陆离，这就是保存了300多年的文昌庙。而修建这座文昌庙的关键人物，就是清代无为州的朱前治。

朱前治，字燕以，号轩山，是明代通政使朱万春的儿子。顺治八年(1651)举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中书令改授长沙知县，七年后迁贵州麻哈刺吏；后升为顺天府治中，没有赴任即去世。

面临废墟，接任长沙令。康熙十二年(1673)底，平西王吴三桂在试探并得知康熙决定削掉藩王之后，杀掉云南巡抚朱国志，联合耿精忠、尚可喜反叛朝廷，是为“三藩之乱”。次年二月，吴军占领长沙。一年后，清军反击包围了长沙城，与吴三桂各发兵十九路展开对决。此后双方互为攻守，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二月，清军收复长沙。

长沙在长达5年的兵燹之灾中，遭受吴军的肆虐骚扰、勒供军需，强抢胁迫，城市设施毁坏无遗，实成一片废墟。康熙二十二年(1683)，朱前治任职长沙县令；他经战乱的长沙，户口凋敝，人丁稀少，豪强猾吏横行，经济困难重重。他面对百废待兴之困局，思成并济，夙夜在公，均赋役、劝农桑、抓建设，取得极大成效。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修建被毁坏的城墙，加固城池，修复女墙。

重建学宫，筑起文昌阁。朱前治询问学宫、文庙在哪里，大家指着城

北的一片榛莽。据记载，明代洪武年间，这里曾建有学宫；崇祯末年，毁于战火。朱前治有感于执政地方，其首要任务在于营造社会风气，认为：“欲移风则先造士，欲造士则先崇学。”他来到有着清澈湘水、巍峨岳麓的长沙，追寻屈原、宋玉、朱熹、张栻的足迹，一定要让读书人有读书的地方。在《长沙县修学记》里，他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不一会儿，有人捧来了孔圣人的木头雕像，我们打扫了狐兔之穴，将孔圣人雕像安放在那里，擦拭捡来的木柴以当各位乡贤，然后披开茅草，逐一参拜；于是我和徐、张两君，以及众博士、学生围坐在草丛里，议论到这些年的兴废和战争灾难，大家叹息痛惜而流下了眼泪。

接着正式商讨建设学宫之事，经过请示和咨询，在文昌阁旧址择日开工，“初营殿，次营庑，其次营门”，又修建了围墙，于是宽敞的学宫建成了。同时重建文昌阁，本地的乡绅将长沙北门外的菜地、田圃买下来，捐给长沙县学，作为文昌阁和学宫养护的开支。康熙四十七年(1708)，湖南巡抚赵申乔将县学迁至别处，此地只剩文昌阁。后历经战火，文昌阁被改建成专在春秋祭祀的文庙，神奇般地留存下来，且在近年来加大了保护力度。

朱前治重视文化教育活动。长沙志乘修于康熙七年(1668)，其后散失。康熙二十四年(1685)，朱前治和教谕徐则论复修志乘。他还参加了岳麓书院的雅集活动，在诗中表达“振兴学校播教化，重新书院绍朱张”

的理想，抒发了“此日此时人共乐，一谈一笑神俱扬”的欢快之情。

捐金县署，兴业务农桑。同样，长沙也没有县署，朱前治感慨地说：“有这种情况啊！官府没有房舍，县令住在鸡窝里，怎么办公呢？”他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呈请院、司、道、府，请求在原长沙县衙旧址重建县署，得到批准后，他亲自参加劳动；当时旧址一半是荆棘瓦砾，一半是百姓占去的房子，因为不想强拆，更不忍“劳民力而耗民财”，他先捐金四十两，用于购买土地，后又捐金一百六十两，用于购买民房。择日开工后，士民争先恐后地协力经营，“凡军民庶其基者，还以偿，而木石采于里者，给以钱。万姓欢呼，踊跃起事，无旦夕焉”。四个月县署即告建成，在当时堪称奇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二月初八，是长沙县治乔迁之日，远近绅士和百姓，纷纷前来祝贺观看，朱前治心里乐开了花，僚属也无比喜悦和钦佩，他们说：“经四十年，阅十六官，而莫能兴废。我公毅然任之，莅治半年，鸠工不数月而告成功，非养爱情深，民心推戴，不至于此。”

朱前治还发布一系列通告，劝民农桑，稳定生产，激活经济，如在《劝民开塘示》中给予指导：“大率三十亩，以二十亩栽禾，以八亩种豆，留二亩以种果芋蔬菜等项，按时播种，早晚灌溉，便可取利养家。”《知县朱前治条陈利弊》记载，有地主“以强欺弱”，“擅将佃户为仆”，实稼佃户妻子，收其家产。他上报朝廷，在打击

豪强方面坚决而不手软。

迁任麻哈，单车抵巢穴。自平定吴三桂叛乱后，贵州面临着人口减少、土地荒芜的严重形势，康熙二十八年(1689)，朱前治再次承担艰巨任务，调任贵州麻哈刺吏。当时，苗民与汉民杂处，在郎坝一带的苗民，各寨相连，喜欢斗狠逞凶，不服约束。明代万历年间，他的祖父朱万春为解决苗民播乱事件，单骑进入苗民大营，宣讲朝廷的恩泽和信用，取得了苗民信任，平息了播乱；为处理好苗民之间的矛盾，他也单车入苗寨，开诚布公，晓以利害，得到苗民拜服，化解了纠纷。在思州，有两个苗民兄弟仇杀八年，互不相让，朱前治同样动之以情、慑之以法，化解了双方宿怨。麻哈没有学宫，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极少；他建学宫，请塾师，考核学生，并向抚军请示，每次应考给麻哈两个指标。丙子年(1696)乡试，有生员王铨中举人榜，苗民百姓开始重视教育了。

异域风光，赋诗观音寺。朱前治在贵州任职，自然有机会欣赏到“树绕招提水绕田”的异域风光，从而留下精彩的诗篇。他的律诗《初秋过麻哈城西观音寺(其一)》写出了置身外地的清幽之境：“上方楼阁倚西城，缓步秋光物外清。百丈微风松子落，两株细雨桂花声。山临埤垞烟云满，门近溪潭瀑布声。坐久不须灯火促，一钩新月正东生。”

朱前治，这位无为乡贤，在异域他乡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值得我们赞颂和传扬。



一棵槐树的胸怀

李志斌

早听说荫城古镇有一座宅院，院长中有一棵年代久远的古槐树，古槐在50年前遭受过一次雷击，树的一半被雷劈开，不知何年，槐树在雷电劈开处长出一棵椿树，椿树在槐树的怀抱中越长越旺盛。这一现象被当地人称为：槐抱椿——怀抱春。

荫城古镇是山西明清时期有名的铁货集散地，古镇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历史记忆。荫城镇的古民宅和古建筑遗址非常多，据统计，古镇现存古民宅5096间，特色院落18户，寺庙16座，旧戏台8座，旧城隍庙7个，牌楼祠堂5个，门面店铺500余家。

荫城古镇如此宏大的村落建筑群，皆得益于昔日荫城繁荣的铁器贸易。铁业兴，百业兴，制铁业的发达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古镇建筑规模也相应地宏大起来，这座以铁发端的上党古镇，因铁而生，因铁而荣。一条条小巷，一个个充满传奇色彩而又那么生动的铁商故事撒满了古镇的每一个角落。

我曾多次去古镇寻找那鼎盛时期的蛛丝马迹，最让我动容和深思的要数古镇里这棵特殊的槐抱椿了，这棵古槐见证了古镇的繁华和衰落，从古槐身上你仿佛读懂了古镇的今昔。

“槐抱椿”在村中一户人家院中耸天雄踞。槐树显得沧桑，老态龙钟中彰显沉稳，椿树倒像似一个孩子，在槐树的怀抱里撒娇并快乐成长着，椿树的根系盘结于槐树体内，

汲取槐树的养分，它们的血脉相连相溶。槐树，一年又一年在岁月中伫立着，它傲视着风雨雪霜、雷电冰雹。所有的磨难使它成为了一位知天、知地、有智、有爱的长者。它敞开心扉的怀抱让椿树在身体里自由生长。

古镇虽然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但是，古镇前进的步伐不曾停止过，古槐从明清铁器贸易鼎盛时期走来，见证了荫城汉子打铁技艺，还有那“不欺三尺”的经营理念，还有那“诗书继世长，耕读传家久”家风，古镇如何再现雄风，古槐已向世人明示，胸怀就是舞台，有了舞台自然就有好把式登台表演。传承千年的潞商文化，正浸润着荫城古镇的文化脉络和商业肌理，让千年铁府的积淀更加深厚，让万里荫城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芒，用宽厚的臂膀迎接四方宾客。

在漫长的岁月中，古槐始终伫立在这片土地上，它始终瞭望着古镇远行的路。

仲夏的上午，古镇传来了急促的鸣叫声，天气显得有点燥。当我走近古槐时，一阵微风掠过，树叶沙沙的声响传来，顿时感到身上有了丝丝凉意。抬头望去，槐树上挂满了红布条。我想，每一条红布条都代表着人们对古槐的敬仰和虔诚。

在四季轮回中，古槐用一棵包容的心，接纳着天地之灵气……“槐抱椿”即“怀抱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古镇将会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诗歌三首

鄱阳湖听蝉
胡新波

芦海汪洋
几点渔灯明灭
一蓬莲细荷
一微微长风

那初生的火球滚了几滚
沉睡的蝉鸣清了清嗓子
三三两两，此起彼伏
湖面开始清亮
炽夏睁开双眸

猛然间霞光万斛
无数只蝉牵起了手
开始为夏至而鸣唱

参差的雨点落在心上
汹涌、澎湃、浩瀚
是幽谷、是大地、是雾海、是苍穹
这是夏至的火辣与热烈

消失的河流
童灵子

总有一些河流，流着流着
就消失了
在干涸的河床上
还能看见流水
越来越孱弱的痕迹

奔流到海的旅途
止步于此
一场充沛的雨水
随时可以唤醒它

那时，河流是绿的
空气中，仿佛也有水声
你看，流水漫过草丛
有着汹涌的美

一阵风碾碎的尘埃
周天红

一朵花到底能开多久
我听见路上有碾碎的尘埃
一阵风，飞翔抑或降落
风的彼岸，一烟灯火
半壶酒的虚空

有人流浪的渡口
身影里划过的蜡烛
向远方诉说或祝福
花飞过半街霓虹
一叶草上停泊，尘埃向左

我站在向右的街沿，数着脚步
灯光里听见风吹过山丘
以及那些高楼，一点残风
穿街过巷，饮一杯酒
哪一扇窗才是自己梦中的小屋



花香引得仙客来

周文静 撰



我那凶巴巴的老厂长

吴娜

位……
几天后，老公态度诚恳地来接我回家。

“哎呀！你们厂长太厉害啦。”老公心胆战战地说道，“下次见到他，绝对要绕道走。”

我这才知道老公来厂里找过我好多回，但是他连门都进不来，回回还被老刘骂个狗血喷头。想想老刘那气势磅礴的“凶”人姿态，我就觉得特别解气。

不知是不是老刘的“震慑”起了作用，我和老公竟自那日起，便真的很少再吵架了，这些年一直相敬如宾。

老刘照例每日带着几个党员拿着图纸，来车间安排工作。他们有时在剪板机旁“交头接耳”，有时在车床边“挥斥方遒”，但更多的时候是在那些早已报废的设备上拆拆装装……我看看他们在车间走来走去，忙忙碌碌。老刘还是那么爱发脾气，大声斥人，可我总是觉得在他那黑黑的脸上闪烁的是严肃负责、精益求精的光芒。

自制管子吊钩弯曲机运行成功啦！老刘将他那些绘制在图上的“奇思妙想”，全部变成了现实。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的厂子正由人工操作逐步走向自制机械化……

后来矿山招聘，我调出了厂子，以为我和厂子的渊源便止步于此，没想到仅两年后，我那扬言“见着老刘务必须绕道走”的老公，竟有一天会“求”到老刘的厂前。那时，他因重病已在家休养了八个多月，井下的活儿是不能做了，可地面仅有的几个单位谁又想要个重病之人呢？

自己打了申请，说去厂子碰碰运

气。仅一盏茶的功夫，他就欢天喜地地回来了，说老刘一口就答应接受他。

看着老公“龙飞凤舞”的神情，我的心竟隐隐发酸，那是他自生痛以来，第一次脸上有了亮闪闪的光。

下午我去单位，远远地看到老刘从办公大楼里出来，正犹豫着要不要去向老厂长道声感谢，老刘居然直接朝我这边走来了。

他细致地询问了我老公的病情、家庭情况，然后轻叹了一口气：“让你老公抓紧过来上班吧，心情也能舒畅点儿，厂里会照顾的。”临了，他又加了一句：“小吴，记住！上有工会，下有单位，有困难及时说出来啊！”

我再一次在老刘面前，毫无防备地落下泪来……

此后听到老厂长的消息，都是从老公的闲谈中得到的：老刘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集团公司技术创新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知道老刘退休，曾隐隐伤感了一阵，总觉得我们夫妻俩亏欠了老厂长一声“谢谢”。可是，又何必是“一声”啊！

前不久，老公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他看到老刘了，穿着休闲服，戴着耳机，酷酷的。

“你知道老刘在听什么吗？”老公一脸神秘地问我。

“听歌呗！”我脱口而出，“还能是什么？”

“人家在听四级英语！”

“啊？”我大吃一惊，随之便坦然地笑了：“是了！这就是老刘——一个一心为职工，活到老、学到老、钻研到老的老厂长。”



长成自己最美的模样

龙泉良

小安是我多年前的一个学生，记得小安，并不因为他成绩有多优秀，考上名校，而是他被很多老师认定为不可救药的“差生”，毕业后多年，终于长成了自己最美的模样。

在我的印象里，小安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紧靠着后门。他几乎天天睡觉，于是，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睡圣”。“睡圣”的作业也是东抄西抄，学习已成了他的“副业”。然而，这样的学生在毕业后多次来学校看我，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记得他第一次回学校看我是在下午，那天天气很好，午后的阳光斜照在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将持续一周的阴雨驱散得无影无踪。下午没课，我便夹着一摞试卷，在学校读书工作边晒太阳的闲情雅致。亭子边有一棵盆栽的铁树，每一根树枝都聚拢着向上生长，在阳光的映衬下叶子却绿得发亮，铁树静静地立在那儿，似乎已等了半个世纪。

正当我陶醉在惬意的时光时，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走了过来，叫了一声“老师”。我开始有点意外，礼貌性的回了一声“你好”。他看着我惊愕的眼神，没等我再开口，就将自己的底细和盘托出。这时，我才想起他是我已毕业多年的学生小安，初一时只当过他一年学生。小安长高了，脸黑了，声音也变了，难怪我没认出来。

我示意他坐下，我们一边闲聊一边晒太阳。在阳光的照耀下，他的话也开始发酵：“我中考时只考了一百多分，毕业后去广州一所民办中专学习新能源汽车。现在深圳的一家比亚迪4S店当修理工，目前是中级工。”说到这里，他声音显得有些低沉。

我想，他可能觉得自己混得不好，不如其他同学，没有往下说。

我重新审视眼前的这个“差生”，发现他的确变了，眼睛不再像以前那么迷茫，变得澄澈，肩膀也厚实多了。为了回避尴尬，我尽量跟他聊了一些和新能源汽车有关的话题。

让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记得之前我单独找他谈话时说过的话，记得我在他的日记本上写过的评语，记得我在班上发过几次题。他还说，他那时脑袋不开窍，睡了三年。说实话，我已记不得我跟他说过什么话了。我尽力回想我所带的那届学生的模样，很多面孔一时竟回想不起来，更不用说名字。韶华易逝，岁月无痕，是我老了，还是不够敬业？

他见我沉默不语，又半开玩笑地说，今后想开个汽车修理店，要是我今后买车，一定要找他，他认识的人多，可以打折。我很想告诉他，其实我早已买好车，可话到嘴边又咽下。不过，我还是觉得很暖心，心底蓦地升腾起一丝温暖，一种久违的幸福慢慢地漾开。

我们闲聊了一会后，他说想去看其他老师，我没有挽留，只是邀请他以后有空再回母校看看，他乐呵呵地满口答应，然后步履匆匆地走了。

他走了，一切皆归沉寂，我又一次审视着眼前的这棵铁树，觉得它特别柔和。一阵风的恍惚里，眼前的这棵铁树似乎灿烂如花。一个曾经的“差生”也就犹如眼前这棵盆栽的铁树，从来只是在某一个角落里甘当陪衬，随时被移走，数年甚至几十年都不会开花。某一天，他们终于明白生活的意义，然后默默地汲取养分向上生长，长成自己的模样。

人生如树，树亦如人生。为人师，我们何不经常给我们眼中的“铁树”多一点呵护，让他们长成自己最美的模样。



光辉山河

管德贞 摄